

陳建守

主編

THEIR LIVES
OF LEARNING

時代的先行者

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LAWRENCE STONE	勞倫斯·史東
CARL E. SCHORSKE	卡爾·休斯克
PAUL OSKAR KRISTELLER	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
NATALIE ZEMON DAVIS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
CLIFFORD GEERTZ	克利弗德·紀爾茲
PETER BROWN	彼得·布朗
PETER GAY	彼得·蓋伊
GERDA LERNER	葛爾達·勒納
JOYCE APPLEBY	喬伊斯·艾波比
CHARLES TILLY	查爾斯·提利

THE FUTURE INFLUENCES TH JUST AS MUCH AS THE PAST.

本書收錄十位學者的學思歷程，他們走在時代的前端，藉由各自的學術專業，影響當代史觀，也改變了我們對於歷史乃至當下世界的認知：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復興了敘事傳統，賦予歷史書寫穿梭時空的魅力；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以獨特的歷史之眼，洞悉藝術文化如何體現出時代脈動；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重新探問「人文主義」的精神與定義，奠定文藝復興的研究基石；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結合史料與電影，訴說一則則過往被忽略的邊緣人的故事；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透過人類學的「深描」手法，開創文化詮釋之路；彼得·布朗（PETER BROWN）專注追尋基督正統之外的異教聖徒；彼得·蓋伊（PETER GAY）將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帶入史學研究，重塑布爾喬亞的面貌；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一生為婦女喉舌，並身體力行地將婦女帶入歷史研究的殿堂；喬伊斯·艾波比（JOYCE APPLEBY）早在數十年前便意識到歷史的建構性，不斷叩問歷史是否「真實」；社會學家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不斷反思社會運動、革命與歷史進程的關聯。

WJPC0387

ISBN 978-986-5729-10-3



建議分類 史地傳記/歷史

陳建守 ————— ● ————— 主編

時代的先行者

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時代的先行者

——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譯者／林俊宏、莊勝全、陳禹仲、陳建元、陳建守、傅揚、黃璐、
韓承樺、謝柏暉

主編／陳建守

責任編輯／鄭伊庭

圖文排版／詹凱倫、楊家齊

封面設計／秦禎翊

發行人／宋政坤

出版／獨立作家

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bodbooks.com.tw>

印製／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howwe.com.tw>

展售門市／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毛國樑 律師

總經銷／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333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2段351號

電話：+886-2-2306-6842

出版日期／2014年5月 BOD一版 定價／360元

|獨立|作家|

Independent Author

寫自己的故事，唱自己的歌

代序 近代西洋史學200年 | 李弘祺 004

代序 我的當代文化史大師的閱讀之旅 | 蔣竹山 026

主編序 致歷史學徒的十封信 | 陳建守 038

1 | Lawrence Stone
勞倫斯·史東
敘事的復興 | 莊勝全 譯 048

2 | Carl E. Schorske
卡爾·休斯克
藝術的歷史之眼 | 謝柏暉 譯 082

3 | Paul Oskar Kristeller
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
文藝復興研究的巨擘 | 陳建元 譯 112

4 | Natalie Zemon Davis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
從邊緣看歷史 | 林俊宏 譯 142

5 | Clifford Geertz
克利弗德·紀爾茲
人類學家的文化詮釋 | 傅揚、陳禹仲、黃璐 譯 188

6	Peter Brown 彼得·布朗 聖徒的追尋 傅揚 譯	220
7	Peter Gay 彼得·蓋伊 布爾喬亞的描摹者 韓承樺 譯	250
8	Gerda Lerner 葛爾達·勒納 為婦女喉舌 陳建元 譯	286
9	Joyce Appleby 喬伊斯·艾波比 對於歷史真實的不斷叩問 陳建元 譯	316
10	Charles Tilly 查爾斯·提利 站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交界上 陳建守 譯	348
	人名索引	370

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 陳建守主編；
林俊宏等合譯. -- 一版. -- 臺北市：獨立作家, 2014.05
面；公分. -- (Do歷史；PC0387)

BOD版

ISBN 978-986-5729-10-3 (平裝)

1. 史學家 2. 學術思想 3. 文集

607

103005328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陳建守 ————— ● ————— 主編

時代的先行者

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目次

contents

代序 近代西洋史學200年 | 李弘祺 004

代序 我的當代文化史大師的閱讀之旅 | 蔣竹山 026

主編序 致歷史學徒的十封信 | 陳建守 038

1 | Lawrence Stone
勞倫斯·史東
敘事的復興 | 莊勝全 譯 048

2 | Carl E. Schorske
卡爾·休斯克
藝術的歷史之眼 | 謝柏暉 譯 082

3 | Paul Oskar Kristeller
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
文藝復興研究的巨擘 | 陳建元 譯 112

4 | Natalie Zemon Davis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
從邊緣看歷史 | 林俊宏 譯 142

5 | Clifford Geertz
克利弗德·紀爾茲
人類學家的文化詮釋 | 傅揚、陳禹仲、黃璐 譯 188

6	Peter Brown 彼得·布朗 聖徒的追尋 傅揚 譯	220
7	Peter Gay 彼得·蓋伊 布爾喬亞的描摹者 韓承樺 譯	250
8	Gerda Lerner 葛爾達·勒納 為婦女喉舌 陳建元 譯	286
9	Joyce Appleby 喬伊斯·艾波比 對於歷史真實的不斷叩問 陳建元 譯	316
10	Charles Tilly 查爾斯·提利 站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交界上 陳建守 譯	348
	人名索引	370

代序

近代西洋史學200年

李弘祺

從上帝到自然法

如果把西方中古的思想拿來和文藝復興以後的近代思想作對比，那麼可能最大的區別就是近代人對某一個大家一向認同的真理（西方的基督教）的挑戰，努力想從那個真理得到解放。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是第一步。但是嚴格地說，這兩個「運動」雖然打開了新的思想方式，也使人發現宇宙的真理非常複雜，但是人們還是認為宇宙之間有一定的真理，只是這個真理是不是為基督教或梵蒂岡所擁有，開始有人提出懷疑就是。文藝復興的訴求使得很多人認為古典文明的美和文學乃至於哲學也能印證永恆上帝的真和祂的萬能，這就開始了擴大真理向度的嘗試；到了宗教改革，《聖經》的權威是不是只該由天主教會所壟斷被正式提到台前。主張改革的人對真理的範圍作出廣泛的挑戰。天主教會不得不作出相當程度的讓步。

科學革命時，許多《聖經》上一向被人接受的說法也受到挑戰。例如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說法就是最有名的例子。雖然教會拒

絕讓步，但是大多數的人在心中已經無法接受傳統的立場。許多古典的學說也同時被接受或復興，並由此產生更多的新理論。例如因為發現血液的循環，人們遂能開始進行各樣的外科手術，對生命基礎的解釋也因此漸漸地物質化，不再接受聖經或教會的壟斷說法。

雖然科學定理或理論往往與《聖經》的教訓矛盾，人們還是願意接受科學家的說法，因為科學的說法比較合乎邏輯或可以實驗證明。不管是清晰地揚棄過去的信仰，或在與信仰有衝突時，勉強選擇接受科學的說法，人們都繼續假定自然界有一個不容懷疑的真理或規律。這個真理或規律的內容應該是沒有內在的矛盾，井然有序地規範著自然界一切的生存和運動。這樣的信念基本上是從宗教界來的，但它也同時是人們內心所不斷期望的永恆的，而且可以讓人們安身立命的依靠。就是中國人從孔子到朱熹，也都相信這樣的一個「理」的存在，儘管他們所說的非常玄虛，但跟基督教《新約聖經》的「道成肉身」相比，其實也未必就更為神秘或深奧。冥冥中有一個「理」，它默默地維繫一切的秩序和運動。

因為相信宇宙有一定的規律，因此開始有了所謂的「自然法」構想，指這一個真理是一切自然的存在及運動的根本；它是永恆的、不會因為時間的運行而改變，而且人類會終於找到這些法則。從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觀點來看，「自然法」的存在可以用來證明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的存在；上帝制定了「自然法」來作為宇宙一切創造物可以依循的法則。這樣的信念在十七、八世紀非常流行。它顯然是科學革命時代的產物。當時，許多思考人類社會的道德規律或倫理法則的人們也因此認為宇宙間有一套系統的社會法則可以遵循，來建設完美的政府、社會及經濟活動。霍伯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伏爾泰（Voltaire）、乃

至於亞當斯密（Adam Smith），莫不是如此。雖然他們都不是一般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信徒，但是都接受自然法的信念。

自然法的觀念因此是十七、八世紀最重要的代表性思維假設，是以前西方人所沒有仔細探討過（自然法的概念早在羅馬共和時代就已經有西塞羅〔Cicero〕等人提出），但是它變成主流思潮是在十七、八世紀。這就是歷史學家所說的啟蒙時代。對這個時代的思潮探討得最深刻的哲學家就是康德（I. Kant）。康德為了支持客觀的永恆真理的想法，還曾經提出過建造人類永久和平的藍圖，可見他擁抱永恆真理的熱誠和信心。雖然他認為人類在觀察和描繪事物（用現代的說法就是對客觀實體的再現）時，不可能真正準確，也無法參透什麼是他所觀察的對象的本真。但是他認為倫理還是可以準確地加以實踐，並且因為人的倫理生活會與人對永恆的倫理法則的憧憬相互作用，而建設起客觀完美的理性世界（就是所謂的「實踐理性」）。這也就是永久和平的到臨。

康德的這種想法是「自然法」思潮最高峰時代的產物。我們可以認為十八世紀思想家們的想法與中古時代相信上帝和上帝所立的一切律法有一脈相承的特點。因此貝克（Carl Becker）就認為啟蒙時代不過是中古時代的延續而已。這樣的說法在上世紀中葉頗為流行。不管如何，啟蒙時代的思想以「自然法」為它的基礎，這一點沒有爭論。

德國史學：歷史主義

就在歐洲盛行啟蒙的自然法思想時，在德國卻開始了一種新的歷史哲學。他們認為人間的種種價值，都是相對的，在歷史的過程中，沒有一個完美的、大家都遵循的法則或目標。各民族或文明都是他們各自歷史的產物；歷史經驗不同，自然發展出不同的理想和

價值或世界觀。德國的經驗與其他國家（特別是法國）不同，因此德國人的歷史和對歷史的看法就自然與其他國家不同。提倡這種看法最著名的人就是赫德（J. G. Herder）。他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做《另一種人類教養的歷史哲學》（*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英譯通常把「人類教養」四個字略去），反映了他對當代主流歷史意識的不同看法。

赫德的看法帶有強烈的相對主義色彩，但是他認為文明發展，途徑雖然不同，但是它們相輔相成，始終是一個美好的歷程，這些文明就像英國花園一樣，色彩繽紛，表面上看不出規劃的痕跡，但是合而觀之，則展現出美好的和諧，令人嘆為觀止。這個樂觀的看法當然是赫德個人的願望，是讀書人的幻想。果不其然，後來的德國發展出強烈的民族主義（也稱國家主義，因為德國思想家認為同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乃是最合乎人性倫理的做法），歸根究底就是這種文明相異是合理而美好的想法。

德國思想家這種見解，使她從啟蒙時代對普世價值的理想和信仰裡解放出來，開始追尋德國文明或民族的獨特性。既然各國的歷史不同，各國追求的自己的價值便沒有高下之分，而且也幾乎沒有普世的價值。雖然有些人對這樣的思想方法產生疑慮（例如黑格爾〔Hegel〕就應用歷史發展的學說來配合理性的觀點，認為歷史結束時，正是理性完全展現的時刻）。用歷史來解釋人類活動的方法很快的席捲了思想界，而大家也漸漸接受歷史相對性的說法。我們常常說歷史學是十九世紀的顯學就是這個原因。從十九世紀末葉開始「歷史主義」（Historismus; historicism）的名詞就開始出現（波普爾〔Karl Popper〕的「歷史定命論」也叫做「歷史主義」，但在這裡我就不討論這一個插曲。另外，五十年代中國也有「歷史主義」的用詞，而最新的文學批評界又有「新歷史主義」的思潮，這些也都

因為與我的討論無關，因此不在這裡論列），基本上就是指用歷史來解釋人類的活動，並認定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是歷史局勢的產物；人類沒有一個共同的歷史。

歷史主義雖然是解釋歷史發展的哲學，但是它很快地就影響了各樣人文學科的方法論。很簡單地來說，受啟蒙思想影響的政治學或社會學，它們都重視如何找到政治或社會活動的通例（共同的規律或原理），並引伸來定義什麼是所有的政治或社會可以永久遵守的倫理原則。但是在歷史主義影響之下，大家漸漸地接受說，沒有任何遊戲原則是永恆的，人類的政府、組織、或團體都是時勢（歷史）的產物。凡是研究人類的行為，我們都應該用歷史的眼光，並且接受說一切的事物都會因為時間的推移而改變。雖然大家不願說沒有真理，但是這樣的認識恐怕是避免不了的。我記得彼得·蓋伊（Peter Gay）的書（大概是他寫的有關威瑪社會那本書）曾經被《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評說是在宣示不相信有歷史真實的觀點。他馬上寫信回應說他是屬於「新歷史實在論」（*New historical realism*）的看法，否認歷史不可能找到真實／真理的說法。歷史主義的見解的確很容易誤導人們以為是相對主義，而一般的歷史家如果被視為帶有相對主義的想法，馬上就會出來否認，並表示自己還是相信有歷史的真實及真理。

從歷史主義興起以後，許多學者在研究社會時，就開始注意要加入歷史的向度。這樣的發展，使十九世紀以後的社會或政治學變得與啟蒙時代非常不同。可以說，從前人們接受永恆的真理，相信它不會因時間而改變，但是到了歷史主義興起之後，大部分的思想家不得不接受人事是「變動不居」的看法。鮑默（Franklin L. Baumer）在他的名著《歐洲近代思想史》（*Modern European Thought*）中，因此認為近代西方思想的特色就是從「（永恆的）存有」發

展成為「（變動不居的）變遷」，用英文講，就是“from Being to Becoming”。

歷史主義的式微

德國的歷史主義雖然因二戰結束而衰微，但是它的影響已經超越了國界。像科林烏（H. G. Collingwood）、克羅齊（Benedetto Croce）都有歷史主義的色彩。當然，對歷史是不是能找到真相感到懷疑的人並不都是受到歷史主義的影響，像上面提到的貝克，以及另一位美國著名歷史家畢爾德（Charles Beard）也都提出他們的懷疑，但是大部分的歷史學者都逃不掉對歷史研究是不是可以達到真實感到懷疑。到了七十年代，這些疑問激起了歷史方法能否客觀的極大辯論，而同時諾維克（Peter Novick）也寫了一本有趣的研究，題為《那高貴的夢》（*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總論前此美國歷史界對「客觀歷史」問題的各樣討論，說他們所追逐的不外是一個「高貴的夢」而已。我提到這本書，主要是為了它的最後一句話：「耶路撒冷沒有了國王，人人各行其是」。這句話引自《舊約聖經》，的確會令讀者感到極大的震撼。

二次大戰結束，歷史主義的說法開始受到批判，同時，西方學者繼續希望理出歷史知識的本質，以及描述真實的方法。在這方面用心的人非常多，面向也非常廣。但是他們大多還是承襲歷史主義的兩個重要的論述：第一是歷史相對主義，第二是政治社會的知識必須仰賴歷史方法。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左右（諾維克的《那高貴的夢》出版於1978年），討論歷史學的書層出不窮，從宏觀著手的學者，賡續的是早期史賓格勒和湯恩比的方法，多以玄想、類比及歸納方法。但是更多的學者則以細密的、由其他學科得到的理論

來解釋大、小文明的發展。然而，由於如何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來解釋歷史（文明）的興衰，還沒有成熟，因此繼續史、湯等人的宏觀研究的人就因此缺乏更為令人信服的方法。有趣的是宏觀研究的歷史家們到了最近二十年卻突然增加了不少人。我留待下面再舉例討論這類以全世界為他們研究對象的歷史著作。

更多研究歷史理論（或歷史哲學）的人則用比較微觀的方法，來繼續討論歷史知識的本質以及其可能。這方面的作品的確很多，我也不必在這裡敘述。它們很多與哲學上的認識論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它們的內容有時非常複雜，不是一般歷史學者所希望耗費時間去思考的。進一步說，這一類的思考與歷史學者從史料尋覓線索的實際做法，往往南轅北轍，因此許多歷史學者對他們的努力感到十分不耐煩。到了七十年代終，這方面的作品突然急速消失。其原因應該是大家都身心俱疲，摸索不出什麼新「典範」（paradigm），因此只好放棄。說起來，我用典範這個字，其實也是當時開始流行的一個術語，是研究科學史的孔恩（Thomas Kuhn）所提倡使用。他對科學史的研究貢獻不小，但是正統的科學家們對他的理論則並不重視，例如楊振寧有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學參加座談會，便說他讀過了孔恩的書，甚至讀了兩次，但是覺得無法了解，而且感到孔恩所說的科學研究與楊振寧自己的實際經驗完全談不上關係。

正規歷史學者因此逐漸與探討歷史哲學的人分道揚鑣，雖然他們常常感到他們研究的「真相」與人類社會的日常經驗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大部份人還是覺得歷史學者如果放棄追求真相的努力，那麼整個學問將會因為缺乏正當性，而完全崩潰。因此他們就開始大量引用其他學科的結論或方法來輔助自己的研究，並希望因此得到一種比較可靠，也與其他學科的發現可以相互印證的結論。

以上這一段可以簡單總結如下：二次大戰以後，德國歷史主